

天下第十八福地藏着天下第十八名泉

天造一郴州,地灵南岭头;泉井滋楚壤,口福品星斗。笔者参编《中国茶全书·湖南卷》,纵观全省,发现似乎南岭一带的泉井最为丰赡,宛若天宫星斗坠落。生活在楚南十八福地的人们,口福不浅。 文/张式成

愈泉

古来诗病知多少 试问从来疗得无

晋代《湘中记》记载,湖湘最古老的泉井在古郴林邑。传说神农驯化9条犀牛耕耘南岭,彼时百姓安乐。突蹿来一条恶龙降下瘟疫,犀牛斗跑恶龙,但领头的犀牛因搏斗受伤,倒在上河街坑洼,化为巨石。但其灵性未泯,竭尽最后的气力喷涌出一股“清冷甘美”之泉,除尽腌臢。百姓感念,故人称此井为神农犀牛井。

该泉因“人有疾饮之即愈”,唐代改名“愈泉”。北宋文学家张舜民赞“饮之能愈疾,此语闻郴俗……灵迹浪遐方,神功施比屋”,意犹未尽,又吟“岭南为贪泉,饮者生贪黷。岭北为愈泉,宿病皆祛除”。贪泉在岭海广州,传说饮后会变贪婪;而愈泉在南岭郴州,饮之能治旧恙。北宋年间,词人阮阅“知郴州”,作《郴江百咏》。他借愈泉发问:“古来诗病知多少,试问从来疗得无?”它自然无干诗病,但它是千秋透视镜,审视着世道民情。



愈泉·神农犀牛井。

穷泉、剑泉

熊心葬身地,英布洗剑处

秦末新楚怀王熊心统率义军反秦,打造项、刘两大军团,与众将约“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”“扶义西行”。结果刘邦先入咸阳,项羽让熊心改封关中王,熊心信义为上,坚持“如约”。项羽心尤不甘,阳尊熊心为义帝,逼其“徙都长沙”,熊心却选择“徙都江南郴”。项羽密令英布等人弑杀熊心,熊心被迫至一井旁“势穷”而亡,该井得名“穷泉”。英布心虚,躲小河边插洗剑血,仍被发现;张舜民刻石“英布卓(插)剑于此而泉出”,于是该泉名为“剑泉”。

楚汉战争,项羽四面楚歌,刘邦得道多助,胜出后派三侯到郴县在泉边举行国葬,筑义帝陵。

圆泉

天下第十八泉

“天下第十八福地”的苏仙岭在郴州,“天下第十八的水”亦在此间。据《煎茶水记》,“茶圣”陆羽品鉴煎茶名水二十等,湖湘唯一上榜者为“第十八·郴州圆泉”。这眼“圆泉”就在如今的郴州苏仙区,历代诗词亦称其为陆羽泉。而《水经注》载,圆泉另名“除泉”。相传某年疫鬼逞凶,香雪姑娘学

神农尝百草,跋涉南岭采药配制“百病除”,遇病者喂一滴。一老道点化她说:“要更快救更多人,就将药剂倾进泉中。只是你会慢慢变成岩石,你怕吗?”香雪轻声说“怕”,却转身走向泉口,果断投药。宋代辛弃疾感其义举,曾为该泉题咏,“圆泉香雪”这一雅致美名或由此流传。



苏仙区“天下第十八泉·圆泉”。



纪念周敦颐的濂溪巷井。

濂溪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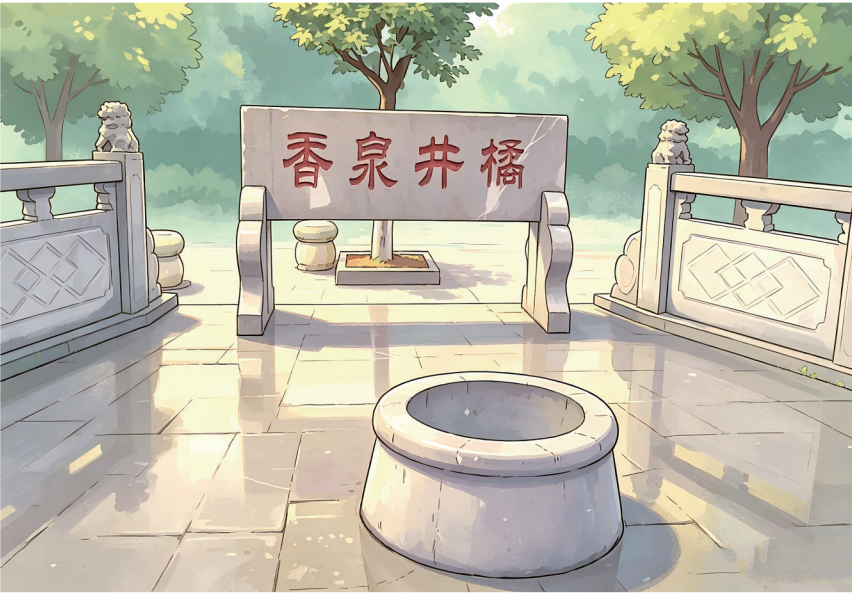
纪念周敦颐的光风霁月

再看纪念宋代理学鼻祖周敦颐的濂溪井。

公元1046年,三十岁的周敦颐首次升任县级主官,赴郴县任职。“至县,首修学校以教人,有《修学记》”;到汝城任县令,培育二程。他在郴州八年,撰《太极图说》《爱莲说》《通书》,掘井挖池种莲,“以道学倡士,士皆从化”。熙宁元年(1068),周敦颐又“知郴州”。当时,民谣曾讥讽官场腐败“一

年清知县,八百雪花银”,而周敦颐在郴为官三任,身怀仅一图一文一书。他的《爱莲说》因其借物言志,用莲花自喻,洁身自爱,被世代传颂。

他离开南岭后,郴人把西塔街巷里他挖的泉洞叫“濂溪井”,荷塘叫“爱莲池”,在井边建濂溪祠、濂溪书院以作纪念。如今,荷池暗香,井泉清圆,这汪清泉恰似一双睁开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傲醒亮眼。



“苏仙传说”中的医林名典“橘井泉香”及药橘。

苏仙传说 橘泉流芳

郴州最动人的特质,即母城般的胸怀,将上好地段让与教育。井泉自大地的无私肌理中涌出,灵性与生俱来,亦不会扰了少儿的纯真心性。人们感念泉之厚德,便在井泉之畔筑建学堂,让子孙在泉韵中浸润成长。郴州一中坐落于橘井观,一完小毗邻橘井;二中前身适存中学曾立于穷泉之侧,三中原址在苏母故居潘家湾井畔;六中挨着何公、崔公祠井,八中居于犀牛井上方;二完小原在龙骨井旁,四完小位于犀牛井之北,五完小在海棠井之南,九完小则依傍濂溪井。凡有井泉处,皆听读书声。孩童开蒙,在汲取文化科技知识的同时,生命底色与人格基调也接受着名泉古井的洗礼。青少年身处学庐,心灵得以涤荡尘世纷扰,胸怀山海。

泉井哪来这般作用?这要追溯至两千年前:先有战国纷争,后秦灭六国、征五岭百越,天下反秦、楚汉相争,烽火连年、尸骨盈野,疫病肆虐。至汉文帝,对“疾疫之灾”仍叹“朕甚忧之”。

与他同忧、为民担责的,便有桂阳郡治郴县的少年郎中苏耽。父亲采药殒命后,他立志学医术、种药橘、凿井泉浇灌药圃,为人放牛孝养寡母,堪称华夏最早的“牛郎”。他预知瘟疫将至,与母亲倾力无偿救民,“求水叶者远至千里”。百姓感念其德,在他外出学医未归后,流传开“苏仙传说”,核心便是以井泉熬煮橘叶、配伍草药救人,终得道跨鹤升仙。仙凡殊途,他思母却难返人间,曾骑白马立于松林山巅,凝望橘井方向,久之松枝齐齐伸往西南。苏母

逝,松林似有哀哭之声萦绕三载。后一白鹤降于城楼,孩童弹弓射之,鹤爪书歌:“城郭是兮人民非,三百甲子一来归;吾是苏耽,弹我何为?”

每遇旱灾,天降甘霖,天下人传那是苏耽思母之泪。历代名人,皆为这则传说动容。唐玄宗诏令“发挥声华,严饰祠宅”;“诗圣”杜甫投亲郴州,题诗云“郴州颇凉冷,橘井尚凄清”。宋代四朝皇帝屡敕苏耽仙医之号,终封“冲素普应静惠昭德真君”;道教将苏仙岭、橘井观列为“天下第十八福地”,苏轼曾为题写墨宝,宋真宗作诗咏“橘井泉香”,成医林名典,又称“橘泉流芳”。清乾隆帝有三首诗作提及“苏耽橘井”;明代徐霞客曾专程叩拜苏仙观、橘井;民族英雄林则徐赠友联云“橘井活人真寿客”;理学家湛若水咏叹“橘井有名医,名医能医人,大医能医国”。

岂止造福一国?苏耽母子大爱苍生、以人为本的精神,早已辐射并影响亚、欧、美诸洲。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,其为西方人记载中国事物所作的《西国记法》中记载:“记医,以橘井、以杏林。”日本特芳禅师的机语,有“橘井一勺,甘泉延无疆寿”的上联;清代东京曾开办“橘井堂”医院。柬埔寨有“橘井省”“橘井市”皆因此得名;安南温氏祖厝牌坊下联书“宪南风物,寿人橘井久传家”。朝鲜半岛留存关于苏耽橘井、井泉浇药、苏仙化鹤的诗词上百首,如“口尝神农草,井树苏耽橘”“云沈雪岭鸾骖远,日暮郴山橘井踪”。上世纪初,美国教会医生到郴州,了解苏仙传说后,择橘井与苏仙桥之间修建医院,取苏耽仙号中“惠德”的“惠”字,加上一个“爱”字,定名惠爱医院。一眼井泉,化作联结中华与世界各国的友谊之桥。

银河散落星斗,郴州泉井幽幽。